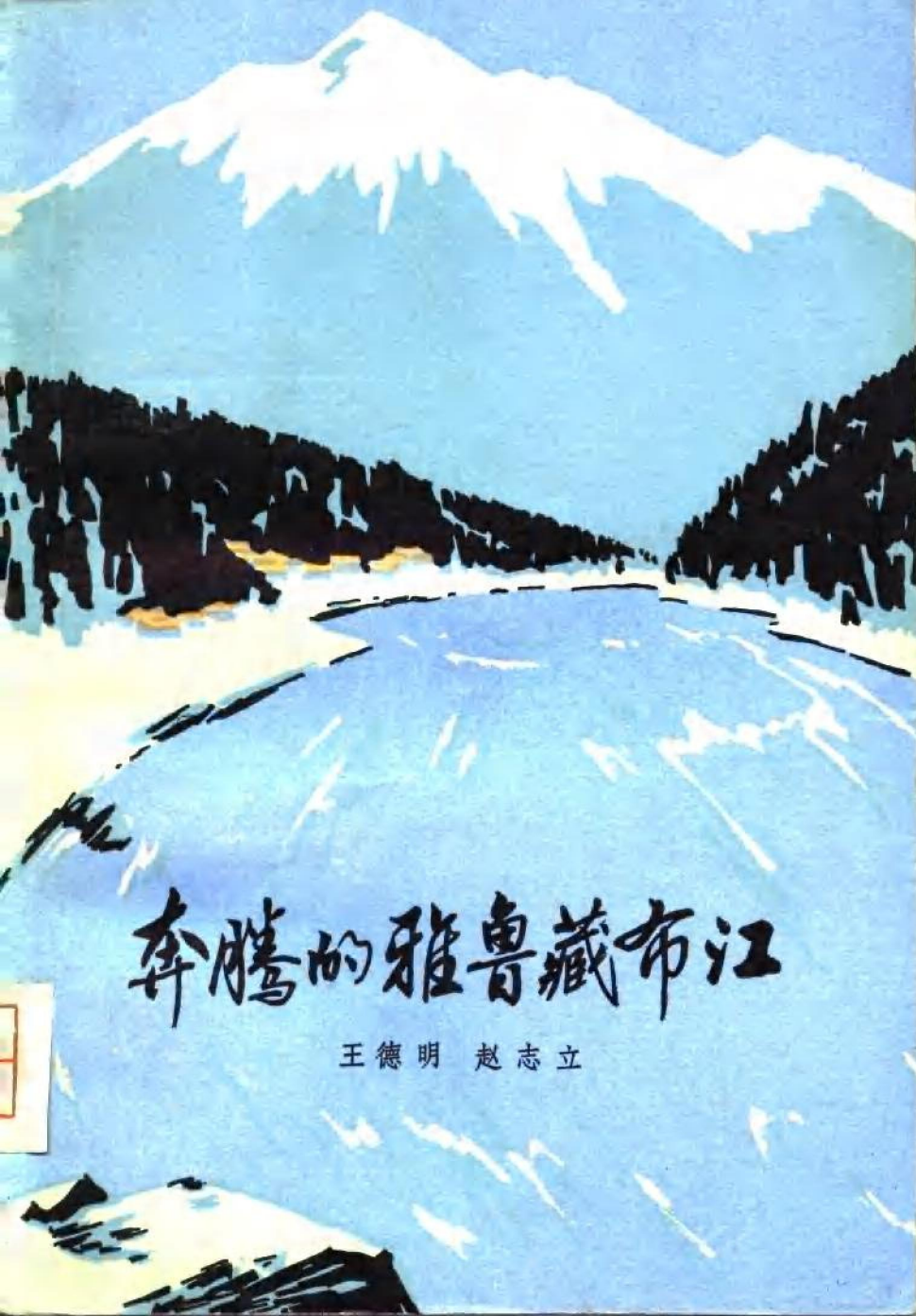




奔腾的雅鲁藏布江

王德明 赵志立

内 容 说 明

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西藏人民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与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思想进行斗争的故事。作品展现了西藏人民动人的生活画面。

作品塑造了农奴的后代德吉、宣传队指导员李亮以及桑登、强巴、单增等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并充分揭示了他们的精神世界。

作品故事情节生动，语言流畅，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

封面设计：李 鸿 远

书名题字：红 途

奔腾的雅鲁藏布江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33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6

1978年9月北京第1版 1978年9月湖北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650 定价 0.97 元

第一章

奔腾的雅鲁藏布江是诗的摇篮、歌的源泉。千百年来，沿江两岸流传着许许多多动人的传说和诗篇。所不同的是这些传说和诗篇，在过去都带着忧愤的情调和神秘的色彩，寄托着苦难深重的奴隶们渴望自由和幸福的强烈愿望；而今天却响彻着高昂的旋律和时代的强音，充满了百万翻身农奴当家作主，昂首阔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滔滔的江水在世界屋脊上高歌猛进，涉过重重沙丘荒滩，流经茫茫千里草原，然后象一把锋利的宝剑，直插巍峨的喜马拉雅山脉，把一座座高耸入云的险峰峻岭劈成两半。这里，便是著名的藏东高山峡谷地带。山顶上，终年积雪，晶莹耀眼；山腰里，森林浓密，遮天蔽日；山脚下，田园房舍，星罗棋布。碧绿透亮的江水，满载着白雪、古松、怪石、村落的倒影，昼夜奔腾向前，吼声震天撼地，景色奇丽壮观。

就在这绵延千里的高山峡谷中，有一块较为开阔的谷地。江水来到这里，象是得到了一个憩息的机会，江面宽阔了，激流平静了，咆哮声变成了哗哗欢唱，浪峰化作了片片涟漪。在江南岸有一块泥石流冲刷出的扇形平坝，平坝依山的边缘上

坐落着一个五十多户人家的村庄，名叫江措村。如今，它是刚成立不久的江措人民公社第一生产队，也是公社革委会的所在地。

江措村面临滚滚东流的雅鲁藏布江，背靠云雾缭绕的多龙山。一条欢快的小溪流经村旁，注入江里。村旁的山坡上层层梯田，鳞次栉比，地边上长满了核桃、野桃、杜梨等果树和四季长青的青枫林。因为多龙山腰便是茫茫无际的原始森林，所以小山庄的房舍都是用木板盖起来的，虽然安排得有些零乱，却显得朴素壮观。特别有这高山大江作陪衬，千树万木来点缀，更显得风景秀丽，另具一格。

一九七一年的初春。已经是二月中旬了，春天的足迹还没来到江措的土地上。山谷里不时刮起凛冽的寒风，直吹得村旁枝桠光秃的树木沙沙作响，山腰墨绿茂密的松林怒涛轰鸣。背阴的山坡上，悬崖下，依然是冰坡片片，冰凌成林。不过，阳春代替严冬，毕竟是大自然不可抗拒的规律。尽管江措村还是寒意料峭，但从江边已经破土的嫩草上，从树枝已经冒出来的小骨朵上，却使人嗅到了强烈的暖春气息。

清晨。太阳冉冉升上多龙山顶，霞光万道，直射大地，雅鲁藏布江的碧波被染得五光十色，灿烂夺目。

这时，从田野通往村庄的小道上，急冲冲地奔走着—一个青年农民。只见他粗壮的腰里紧束一件褐色氍毹长袍，上半身露出紫红色的绒衣，黑里透红的脸膛上，象铺满了一层冰霜，拧成疙瘩的浓眉底下，一双大眼直喷火花，靴子踏在冻得硬梆梆的地面上，发出咚咚的响声。路旁—头吃草的小牛被他吓跑了，村边几只寻食的公鸡让他惊飞了。猛—看，就象是从哪

里飞来的一颗出膛的炮弹，碰上目标，准得爆炸。

这小伙子是谁？他就是江措村二十五岁的贫农社员强巴。

雅鲁藏布江水暴涨，是因为上游的山洪爆发；强巴满腔怒火，是因为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愈来愈糟。

藏历年刚过，队委会就讨论安排了当前的生产劳动：女社员集中力量给即将播种的青稞地里送肥；男社员突击给冬小麦地边打围墙，栽篱笆^①。可是干了不到十天，问题就出了一大堆：不光是每天出工迟，收工早，大家干活没精打采，而且出工人数就象秋后山坡上的野桃一样，一天比一天少。今天上工的钟声不知敲了多久，强巴他们在打墙工地上也出了几身热汗，可参加劳动的总共不过十来个人。其他人呢？听说都套犏子、磨糌粑、缝皮袄、织氍毹、收拾自留地……一句话，都忙自个的家务去了。更气人的是，负责打墙的生产队长边多，昨晚在索朗仁杰家酗酒，到现在，工地上还不见他的影子哩。性情似火，嫉恶如仇的强巴实在憋不住一肚子怒火，他摔掉圆锹，气冲冲地向村里走去。他要问问边多队长：这地里的庄稼还要不要？集体生产还搞不搞？人民公社还干不干！？

但他哪里知道，这不过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刚走到村口，另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这发刚出膛的炮弹还没有飞到目的地，就提前爆炸了。

① 西藏农村多牲畜，庄稼地一般都用土墙、刺柴围上。

二

就在强巴离开工地的当儿，村子里走出来一个年近五十的中年人。他头戴乳白色的宽沿毡帽，身穿藏青色的镶边皮袍，倒背着的手里牵着一头大花犏牛，边走边神气十足地摇晃着脑袋，活象在又圆又粗的瓦缸上顶了个大茶壶。虽然他故意紧闭着嘴巴，可仍然掩饰不住肥胖的脸上那副得意洋洋的神态。

牵牛人走到村东头的大核桃树下，向四周看了看，正准备拐向自己家里去，却迎面碰上了一个矮小干巴的小老头子。这人首先讨好地弓着腰点着头，笑容可掬地打开了招呼：

“啊哈，索朗仁杰拉！天鹅飞进羊卓雍湖里，瞧你这高兴劲儿，又遇上什么喜庆事了，是吧？”

“嘿嘿，”名叫索朗仁杰的牵牛人停下来，得意地回头望了望身后的花犏牛，按捺不住地咧开嘴唇，开心地笑了。

“哎哟，这不是单增家的那头花犏牛吗？是吧。怎么让你给牵来了？”

“仁增多吉老弟，这山山水水也不定会有改名换姓的时候，这头牛就不兴改换主人了！”

“怎么，归你啦？”仁增多吉惊奇地问。

“唉，有什么办法哩。”索朗仁杰收敛起笑容，故作沉重地叹了口气，一本正经地说，“单增的腿病又犯了，不能下地干活，老婆孩子一大堆，旧债没还累新债，眼看着糌粑口袋又空了。咱总不能见死不救呀？再说，如今都是社员了，也要讲

个互相帮助嘛，我狠了狠心，就出高价买下了他这头自留牛。”

“嘿嘿。”仁增多吉笑了笑，说：“谁不知道你索朗仁杰，一只死兔子还想换一只黄羊哩，是吧！没有便宜占，你能找这个麻烦？”

“呃，话可不能这么说。”索朗仁杰正色答道，“我们这可是良心买卖，两厢情愿呀！”

“嘿嘿，良心？”仁增多吉无意继续争辩，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走近花犏牛跟前，眯着眼贪婪地端详、抚摸着，嘴里不住地啧啧赞叹。

就在他俩说话的时候，先是在村边玩耍的几个小孩，后是准备上山放牧，下地劳动的一些男女社员都围上来看热闹。人群里发出了小声议论：

“唉呀！单增怎么把犏牛给卖了？他家不就只剩下这头奶牛了吗？”

“只要有路走，谁愿意跳火坑呀！”

“是呀，单增的阿加拉^①病刚好，他自己又躺倒了，不卖牛拿什么还债？拿什么填肚子？”

“哼，没有诚实的狐狸，没有不吃肉的豹子。索朗仁杰这号人专会在贫苦农奴身上吸血！”

蓦地，一个身背粪筐的小女孩从人群里挤了进来。她一把从索朗仁杰手中夺过了牛缰绳，尖声喊道：

“还我，还我，你为什么拉走我家的牛？”

索朗仁杰正趾高气扬地吆喝着人们让开道，没有提防谁

^① 阿加：妻子，也作大姐；“拉”在藏语中有尊敬的意思，多用于称呼后面。

会来这么一手。他猛地一怔，低头见是单增家十一岁的女孩子尼尼，便不屑一顾地哄着：

“小黄莺不会唱歌，小孩子不会说话，这牛昨天是你们家的，可今天是我们家的罗。”

“你胡说！明明是我们家的牛，为什么变成你们家的？”尼尼毫不示弱，仰着小脸瞪着一对明亮的大眼睛反驳道。

“小孩子别管大人的事。为什么，为什么，你回家问你阿爸去。”索朗仁杰有点不耐烦了，他一边说一边伸手去抓牛缰绳。

尼尼向后退了两步，把缰绳藏到身后，继续尖声喊道：“问谁也不行，你想抢牛办不到！”

“嗯！”索朗仁杰的胖脸一下子拉长了。面对这倔强的小丫头，他不想再纠缠，谁知道她嘴巴里还会吐出什么难听的字眼？他上前一步，一把抓住牛缰绳，严厉地喝道：

“放开！”

“就不放！”尼尼倔强地一摆头，冻红了的小手把缰绳攥得更紧了。

“迈^①！”索朗仁杰露出了一副凶相，压着嗓子骂了一句，乘机一使劲，将缰绳夺了过来。尼尼被拉得踉跄了几步，但她刚一站定，就又猛扑过来。

索朗仁杰恶狠狠地猛推一掌，尼尼被推出了四五步远，摔倒在地。

“住手！”一声怒喝，如同响了一个炸雷！

① 迈：意为奴才或牲畜，用于对女性的斥责。

索朗仁杰抬头一看，脸色铁青的强巴象半截铁塔似的站在面前，两道利剑一样的目光直向他身上刺来。他本能地后退了一步，嘴里喃喃地说：

“你，你要干什么？”

“你为什么打人？”强巴强压怒火，一字一顿地质问。

“对，问问他，为什么要打人？”群众也随声怒吼起来。一个年轻姑娘从人群中走出来，怒视索朗仁杰，扶起尼尼，轻轻地为她拍打身上的尘土。

“谁，谁打啦？小孩子胡闹，我不过轻轻地推了她一把。”索朗仁杰自知理亏，急忙强辩。

“你为什么要拉人家的牛？”强巴逼近了一步，声音仍带着无比的愤怒。

“这个嘛，你就管不着了！”索朗仁杰冷静下来，开始反扑了。

“地不平我们能填，理不平我就要管！”

“怎么，两天不见，你当上本布拉^①了？是公社主任，还是生产队长？”

“我是人民公社社员！”

“哦，原来和我一样啊！”

“狼是狼，羊是羊，谁和你一样！”

“什么，你把我看成什么人啦？”

“是什么人，你自己清楚。你先说，为什么要拉人家的牛？”

① 本布拉：官长，这里有挖苦的意思。

“说就说。”索朗仁杰狠狠地盯了强巴一眼，扬开喉咙吼道：“是羊不怕猎狗咬，是石头不怕大雨浇。这牛是单增家的，可他家缺钱愿意卖，我手头有钱乐意买，这一不是偷，二不是抢，犯了什么法？！”

“是他愿意卖，还是你乘人家有病，登门逼债？”

“哼，欠债还债，借钱还钱，这是千古不变的规矩，难道有错？”索朗仁杰的回答还是理直气壮，振振有词。

“还不起钱就拉牛，这是三大领主的规矩！是剥削，是压迫，是敲榨勒索！”强巴怒不可遏，又重重地敲了一槌。

“强巴说得对！”

“不能让他拉牛！”

人群里又议论纷纷。

“这……”索朗仁杰理屈词穷了。他看了看紧握双拳，寸步不让的强巴，又看了看面带愠色的人群，不由得感到虚怯起来。他想赶紧溜走，免得到时候偷羊不成，倒惹一身臊。可是，他又不愿意当着这么多的人，灰溜溜地夹着尾巴逃走。只见他两只鼠眼骨碌碌地转动了几下，心里便升起了一条恶毒的主意。

“吹鸡毛不用暴风，说大话不费力气，我要是长期欠生产队债不还，又能吃上国家的救济，嗓门比你还能唱得高哩！”

“你说什么！？”强巴的声音发抖了。索朗仁杰的这几句话就象一块烧红了的烙铁，灼伤了他的心，煮沸了他的血液，使他感到疼痛难忍。

“欠债”这个罪恶的字眼，对在场的贫苦农奴来说并不陌生，对奴隶出身的强巴来说更是记忆犹新啊！

过去，强巴一家祖祖辈辈都是农奴主家的朗生^①，被当作“会说话的牲畜”，受尽了摧残和折磨。还是爷爷的爷爷那一辈，由于缴不起噶厦政府牛毛一样多的苛捐杂税，借了农奴主家的五克青稞，种下了无边的祸根。债务一年还不清，两年利滚利，十年八年就越滚越多。到了爷爷的那一辈，竟滚成了十万克！一克是二十八斤，十万克恰好是二百八十万斤！一户普通的奴隶怎么会欠下这么多的粮食？可是在黑暗的农奴制度下，西藏就硬是有这种骇人听闻的荒唐事！

沉重的债务象无底的黑洞，永远也没有填满的时候。强巴家几代人终年弯着腰拚命苦干，熬尽了血汗，也摘不掉这十万克的帽子。阿爸累得吐血死去了，又将还债的担子作为唯一的遗产，压在幼小的强巴身上。那情景，就象当地一首民谣里唱的：“爷爷的爷爷借的债，爸爸的爸爸没还完，到了儿子的儿子那一辈，连利息的利息也还不清。”

是民主改革的熊熊烈火，焚烧了那血泪斑斑的债据，强巴才摆脱了被债务吞噬的命运。他们一家同百万翻身农奴一样，分到了土地、房屋，有了自己的牛羊，开始过上了幸福的日子。可是，一根毛线拴不住帐篷，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经不起天灾人祸。民主改革后的江措村，不久又出现了两极分化。许多贫苦农奴刚得到的胜利果实，又一点一点地丧失，甚至卖了房子又卖地，重新去给人当米拉^②。而少数象索朗仁杰这样的富裕农奴，日子却象雨季的雅鲁藏布江水一样，天天上涨。他们又开始放高利贷，雇米拉了。为了不让旧日的悲剧

① 朗生：既无生产资料，又无人身自由的奴隶。

② 米拉：短工。

再重演，广大贫苦农奴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办起了常年互助组，团结一心同资本主义的污流浊浪搏斗。去年秋天，乘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东风，又以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举办起了人民公社，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金光大道。

正象俗语所说的那样：刚出山的太阳不能一下子融化地上的积雪；初生的人民公社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消除私有制造成的种种恶果。对于从互助组基础上办起来的人民公社来说，尤其是这样。就拿入社股份基金来说吧，少数富裕农奴由于地多树多牲畜多，生产工具好，入社的生产资料一折价下来，他们就成了长款户；而多数贫苦农奴则由于生产资料少而差，成了短款户。仅强巴一家，按每个全劳力三百四十五元的入社股份基金算下来，就短了二百多元，就这样，有时还不得不领取国家的救济粮款。

这短款尽管和旧社会的欠债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但它毕竟是留在强巴心灵上的一块创伤啊！

如今，在这一场短兵相接的斗争中，索朗仁杰又一次盛气凌人地显示他富裕户的优越感，恶毒地揭露强巴心灵上的创伤，他能忍受吗？

面对索朗仁杰的无耻蔑视和挑衅，强巴胸中怒火熊熊，他想反驳，却一时找不出有力的武器。人们看得出，他的嘴唇在颤抖，粗壮的手臂一弯曲，两只拳头攥得叭叭作响。

索朗仁杰却象一只得了势的癞皮狗，横肉丛生的胖脸上，掠过一丝冷笑。

周围的空气炽热得快要爆炸了！

“人穷骨头硬，短款不短志！”

随着清脆而响亮的声音，一个身背粪筐的年轻姑娘昂首挺胸地走进了人群。只见她续着扎秀^①的两根长发辫整整齐齐地盘在头上，身上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古袖^②，腰间系着一条五彩氍毹围裙，一枚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端端正正地佩戴在胸前。整个装束显得合体、利落，流露出藏族姑娘的朴实和健美。她那黑里透红的圆脸上，挂着晶莹透亮的汗水，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里，洋溢着坚定、刚强的神采。

人们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在姑娘的身上。她正是二十四岁的共产党员，江措生产队的政治队长德吉。

一清早，德吉就领着女社员突击运肥去了，还不到吃早饭的时辰，她们已送了五六趟。刚才，听见吵闹声，她便赶了过来，站在人群外面的大树根上，观察着事态的发展。当强巴问得索朗仁杰张口结舌的时候，她暗暗叫好！现在，当索朗仁杰拿出富裕户的优越感肆意挑衅的时候，她挺身而出，大步走到强巴身边，鄙夷地扫了索朗仁杰一眼，平静而威严地说：

“贫苦农奴短款不是他们命穷，也不是他们身懒，这是三大领主残酷剥削遗留下来的罪迹，也是这几年来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而产生的恶果！有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翻身农奴凭着一颗红心两只手，能推翻压在头上的三大领主，能改天换地，重新安排边疆的河山，能沿着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一直走向共产主义，也一定能很快地偿还这小小的短款！索朗仁杰，你相信这一点吗？”

① 扎秀：缀在辫子上的丝穗。

② 古袖：一种拖到脚面的长坎肩，多用氍毹制成，也有用兽皮制作的。

象春风吹遍深山峡谷，象惊雷滚过万里长空。年轻的共产党员这一席义正词严、气壮山河的话语，直说得周围的群众扬眉吐气，轰得索朗仁杰头晕目眩！

“相信，相信。我不是那个意思。”索朗仁杰变魔术般地把得意冷笑的脸色一下子换成了谦和可掬的笑容。也不知什么原因，对力大如牛，性烈似火的强巴，他历来都不介意。可遇到比自己矮小得多的德吉，他总是本能地感到虚怯，在她面前，好象他倒矮了半截似的。

“德吉队长，是怎么回事，”索朗仁杰好半天才找出词儿，“我花钱买了单增家一头犏牛，是两家都心甘情愿的，可一牵出来，他们就……”

“单增家就只有这么一头奶牛了，你们家却有三头，为什么偏要买他的？单增刚刚病倒，家里又没人干活，卖了牛，一家人的酥油、奶渣从哪里来？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德吉盯着索朗仁杰严厉地责问。

“我……”索朗仁杰嘴里象塞了一把青稞，说不出话来。

“你不是常说自己是人民公社社员吗？”

“对，对。”

“那你对贫苦社员为什么这样狠毒？硬把他们往倾家荡产的绝路上推！”

“这……”索朗仁杰又哽住了。

“这头牛你给了多少钱？”德吉轻轻地把话题一转，出人意外地追问道。

“六十元。”索朗仁杰脱口而出。

“什么，才六十元？”

“这牛少说值一百五十块。”

“可不是吗，肚子里还怀着小牛犊呢！”

“简直是抢人！”

人群中发出了一阵愤愤不平的议论。

“哼，六十元，你不觉得吃亏了吗？”德吉强压住心里的怒火，故意反问道。

“这……这是双方自愿嘛！”索朗仁杰强词夺理地说。

“我自愿再加六十块，让给我吧！”在旁边听了半天的仁增多吉赶紧凑上前来，插了一句，引起大家一阵哄笑。

“这头牛不能卖！”德吉一挥手严肃地宣布。

“可……可边多队长已经同意了。”索朗仁杰心里一沉。

“谁同意也不行！现在是人民公社，不是旧社会，想卡着脖子逼债，变相剥削，办不到！”德吉的话斩钉截铁。

“那单增欠我的钱……”

“多少？”

“五十。”

“三天之内还你！”

“找谁？”

“找我！”

“这……那好，那好！”索朗仁杰象开了口的干尿泡，浑身没劲了，两手也不由自主地一松。

德吉一把夺过了牛缰绳，说：“尼尼，把牛牵回去。”

尼尼没有接牛缰绳，却亲切地喊了声“阿加！”一头扑到德吉怀里，长睫毛下，两行热泪滚滚而下。

德吉伸手摘掉尼尼头上的两根刺草，然后替她擦去了脸

上的泪水，抚摸着她的头发说：“回去告诉阿爸，叫他安心养病。有天大的困难，贫下中农会帮助，人民公社能解决。”

尼尼扬起了扎着双辫的脑袋，回过头狠狠地瞪了索朗仁杰一眼，然后牵着牛走出了人群。

“索朗仁杰！”

索朗仁杰象一只挨了打的馋嘴狗，正准备溜走，见德吉叫他，只好又停下。

“今天的事，你再好好想一想。入了社就要和大家同心奔社会主义。雅鲁藏布江水不会倒流，过去的老路不能重走。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靠骑在别人的头上发财致富，是绝没有好结果的！”

“哼，记住了！”索朗仁杰恶狠狠地吐出几个字，犹如喝醉酒一样，踉踉跄跄地走了。

“社员同志们！”德吉转身向大家高声说：“马上就要开春了，季节不等人，大家把自己家的活儿先放一放，按队里的安排，抓紧下地干活吧！”

人群陆续散开了。

仁增多吉独自向上山的小路走去，被德吉叫住：“大叔，你上哪里去呀？”

“嘿嘿，昨天在山上下了套，去看看套到了獐子没有呀。”仁增多吉停下来，满脸赔着笑。山上的套子就象套住了他的心一样，只因为在这凑热闹，才耽误了上山，这会他还有点后悔哩。

“大叔，”德吉走上前去恳切地说：“你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了，可不能人在公社心在外，光盯着自

己鼻子尖上的一点糍粑啊！再说，政府有规定，獐子是国家保护动物，私人不允许随便套猎。”

“德吉队长呀，我可是从来听政府的话的，今年就只下了这么一次套，是吧。我这就去把套收了，要不，伤了人家的牛羊还要赔哩，是吧。下午我就去参加队里的劳动。”仁增多吉满口应承，说着，摇摇晃晃地走上了小路。

大核桃树下，就剩下德吉和强巴两个人了。强巴一屁股坐到大树根上，两手捧头，粗气直喘，他一肚子火气不但没有消，反而因为眼前的事态都快要气炸了。

德吉走近强巴，轻声地问道：“强巴，你不是在打墙吗？回来干什么？”

“干什么？大家都干资本主义算了！”强巴气冲冲地回答。

“怎么啦？”德吉不解地问。

“你问我，我问谁去？”强巴突地站了起来，“这几天下地劳动的人越来越少，你看见了没有？边多队长晚上酗酒，白天睡大觉，你知道不知道？人家都快骑在咱们头上拉屎拉尿了，今天卖牛卖羊，明天就得卖儿卖女，你想过没有？你……”强巴把胸中积压的怒火，一古脑儿向德吉身上喷来，当他抬头看见德吉脸上痛楚的神色时，突然卡壳了。

“说呀！”

“完啦！”

“你问得对，也问得好。”德吉满怀深情地盯着强巴，“我的心里同你一样，也压着几块沉甸甸的石头。好啦，你先劳动去吧，我去看看边多大叔。”

强巴心里清楚，自己喷火喷错了目标，可这火要不喷出